



【随笔】

交警岗亭——城市的一道风景(老记忆之四十四)

文 阿 Q

也许是儿时崇尚警察,也许是成年后也当了一名警察,此生与警察的情缘,像是一团红丝线,虽然也会遇到交缠、打结,但是那缠缠绵绵的情愫,却割舍不掉,沉淀下来的是激越、刺激、甜蜜的回忆。近日,在朋友圈看到曾经的同事,发了张坐在交警岗亭指挥交通的照片,背景是通衢的道路,车辆川流不息,人流络绎不绝。我凝神聚焦,忽然就记忆起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,繁华的南京路、典雅的淮海路也是人来车往,热闹非凡,尤其是路中央那个巍然矗立的红白相间的交警岗亭,更是“鹤立鸡群”,星光熠熠,它是城市的一道令人羡慕、敬仰的风景。

如若你刻意想留住岁月静好,或许会渐渐变老;如若你无心想记忆岁月的嬗变,或许就身临其境去赓续、传承、弘扬,岁月会越活越美好。在人生长河中,有些过往,会一辈子记住。七八十年代,潘振声一曲经典的、耳熟能详的、唱遍大街小巷的儿歌《一分钱》,影响了几代人的成长、成熟、成才。那时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思想,不



仅根植在大人的血液里,也同样在孩子的心理萌生。我每每看到高高的警察岗亭,总期盼能在路上捡到一分钱,交到警察叔叔的手里面,那是莫大的荣耀。记得一个周末的下午,我漫步去南京路的儿童用品商店,想买一顶帽子,由于价格有点贵,摸摸干瘪的口袋,无奈走出了店门,有些失意,低着头,漫无目的地从南京西路走到南京东路。忽然,我感觉脚上似乎踩到了什么?停下一看,是一张两分的纸币,顿时喜出望外,我的梦想很快就要实现了,似乎手里捏着的不是一张轻飘飘的

薄纸,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惊喜。我气喘吁吁地奔跑警察岗亭,伫立向“高高在上”的警亭挥手,须臾,穿白色警服的警察叔叔从高高的铁架楼梯下来。我将手里的两分钱交到了警察叔叔的手里面,他微笑着询问我的名字和学校,一一记录在本子上。一个星期后,班主任在上课时表扬了我,还要我介绍拾金不昧的心得。我激动得不知道怎么说,迟疑了好一会儿,才蹦出一句:“是《一分钱》儿歌的引领,让我梦想成真”,逗得同学哄堂大笑。

在儿时的记忆里,最先让

我熟知、崇拜的,就是交通警察。他们穿着上白下蓝的制服,无论是酷暑严寒还是风雨交加,无论是白昼周日还是逢年过节,不差分秒地站在马路中央,聚精会神地指挥,既是生命的守护神,又是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。其实,交警指挥交通,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,那时交警是配备手杖指挥交通,他们站立在红白相间的圆柱上,举着一块木牌,正反面涂着红白油漆。举着红面牌,禁止车辆通行;举着白面牌,示意车辆通行。红面就是后来的红灯停,白色就是绿灯行。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,随着交通路口手动红绿灯的广泛设置增多,才渐渐改为用手势指挥交通,尤其是在繁华交通通衢中间的交警岗亭,圆柱形状,红白相间,有三层楼高低,瞭望交通,一览无余。正襟危坐着的警察身穿白色的警装、佩戴红色的领章、头顶威严的国徽,举重若轻手动控制路口信号灯光,指挥往来车辆。红绿灯是早上6点至晚上6点运行,整整12个小时,需要换岗交接,先是上岗交警正步走向指挥台,朝走下岗亭的执勤交警敬礼,然后执勤交警还礼,并将指挥棒交予

新上岗的交警,登梯走进岗亭,整套动作标准、潇洒、严正。

那时的交警岗亭,不仅是城市繁华繁荣的象征,也是服务民众的标志。每个交警,遇到的问题就是——问路。他们为了做到“问不倒”,优质服务民众,下岗后会亲力亲为走访摸清周遭道路、店名、车站等状况,给问询者准确无误地指点前行方向,令人肃然起敬。有一次,我与同学去静安寺玩,忽然听见一个中年妇女惊慌失措地惊叫:“皮夹子被偷了。”发现前面一个蠢贼,在人群中窜逃,只见正在执勤的交警紧追蠢贼,在民众配合堵截下,蠢贼被瓮中捉鳖。

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,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推进,城市建设越来越快,交通道路也趋于拥堵,为了遏制自行车抢占机动车道酿成危险,逐渐被红白相间的隔离栏或绿化带替代,加上全自动红绿灯取代了手动、半自动的红绿灯,矗立在马路中央的交通岗亭,终于完成了“任重道远”的交通使命,渐行渐远,直至淡出了人们的视线,而它留在我们这代人眼中的形象,始终是至高无上的标志。



【生活札记】

洗牙(门神系列文章之一)

文 俞鸿虎

受老朋友鼎植牙科医院副总裁徐芳玲女士盛情相邀,前不久,我来到鼎植牙科医院洗牙。一到医院,看见等待治疗的牙病患者挤满了候诊的几排椅子。医护人员呼唤着患者名字就诊,一切井然有序。

我被安排到诊室,由年轻的王医生给我提供医疗服务,王医生和颜悦色地询问我:“俞老师以前有没有洗过牙?”我据实以对:“这辈子从未洗过牙。”老实说,我对此所知甚少,活了七十多年却说不清洗牙是怎么一回事,使我有点尴尬。王医生闻言给我科普了洗牙的道理。我躺在椅子上,她仔细调整角度,一边问我是否舒服,直到我感觉舒适为止。王医生从不同角度为我拍摄了牙齿照片,屏幕上显示出我的牙齿状况,她指着屏幕对我说:“您的牙结石很多!”我看着嘴里的牙结石呈现土黄色,有的甚至呈现出黑色,那么多可怕的结石令我大吃一惊。我每天刷牙,餐后必漱口,每逢外出聚会还要使用进口漱口水再清洁一番,却还是这么一副不堪入目的模样!王医生又说:“俞老师,我现在使用超声波清洗,基本没有疼痛,您不用担心,配合我就是。”“那当然,您尽管操作吧。”超声波清洗的原理,我早就明白了。随着超声波仪器的轻微颤动,牙石迅速被击碎,落

在舌头上,王医生说得不假,真的没什么感觉。我闭上双眼,张大嘴巴,听从王医生的吩咐,脑袋一会歪向左边,一会歪向右边。渐渐地,我陷入半睡状态,脑子里却想起儿时时在武夷路联合诊所(五十年代街道医院)的拔牙经历。拔牙前,男医生用细小的钩子在我的牙齿里外扒拉一阵又一阵,然后要我喝口水漱口,黄色的牙石纷纷掉落在水盆。当年,医生操作让我感觉不舒服。如今牙科诊疗设备早已鸟枪换炮了,鼎植牙科医院的设备大都是德国进口的。

我已经昏昏欲睡,王医生的话唤醒了:“下面牙齿已经清洗完毕了,我现在要清洗上面了,您的牙齿缺了好几颗。”“年轻时,我贪嘴野味,食用侄儿送来的野兔肉中招了,被猎枪铁砂磕伤了两颗板牙,当时就像挨了枪子,痛不欲生!”洗牙勾起了我年轻时的痛苦往事。过了一会,王医生告诉我:“你的牙齿已经清洗好了,我再拍个片子。”我知道,洗牙前和洗牙后都要摄片存档的。王医生把洗牙前后拍的片子让我看,洗牙以后简直像换了一口新牙。“您别动,我还要给您修整牙齿,打磨凹凸不平的部位。”话毕,另外一种仪器声响起。全部完成以后,我用舌尖舔舐着上下门牙,门牙内侧感觉平滑舒坦,完全没有刮蹭舌头的不适感。我从懵懵懂懂的状态彻底苏醒过来了,告诉王医生:“不是您让我

坐起来,老兵我到‘苏州旅游’去了。”就这样,我的人生第一次洗牙就这么舒舒服服地做好了,刚进诊疗室的忐忑早就飞到爪哇国了。十点半进入诊室,十一点半不到就走下了诊疗椅子,这样精到周全的服务可谓尽善尽美。

几年前,华阳高工谈心会与鼎植牙科医院搞联谊活动。医院黎强董事长详细介绍了鼎植牙科医院的宗旨和概况,黎总早年留学欧美,师从欧美牙科世界级权威,是博士级大师。大屏幕显示鼎植牙科医院有一支超强的医疗团队,几年来通过上佳的医疗服务,获得了良好口碑,吸引了大量患者慕名而来,其中有军队老兵、离休老干部、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……鼎植牙科医院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开设了几十家诊所,医院的名声早就蜚声大江南北,珠江两岸。那次会议结束,好八连老指导员王经文就接受了鼎植牙科医师的治疗,他当晚就能吃饭了,多年的牙病终于得到根治。华阳高工谈心会的老师们分享了王政委的治疗体验,毫不夸张地说:“我在鼎植牙科医院洗牙是一种享受,只是张开了老半天的嘴巴有点撑牢的感觉。我老妻的牙病多年未得到治疗,我洗牙之前她的五颗病牙已在鼎植牙科医院得到初步诊治,等待后期植牙治疗。”

王医生陪伴我走出诊室,叮嘱我:“一小时后可以吃些柔软的食物。”那关

切口气就像我的女儿一般。当天下午,方玲副总裁还来电话关切地询问,体现出鼎植牙科医院对待病人无微不至的关怀。毫不夸张地说,鼎植牙科医院已经成为牙病患者之家,我想这就是牙病患者纷纷远道慕名而来鼎植牙科医院求诊的原因。

《香樟树下》

征稿启事

我们想要找到举起相机记录身边美景、拍下精彩瞬间的你,我们想要找到提起笔杆写下身边趣事、记录生活感悟的你,我们更想找到泼墨挥毫、妙笔生辉、丹青妙手的你。

如果你在摄影、写作、书法、绘画等方面有兴趣,欢迎投稿。书面稿请寄: 龙华路1887号3楼华阳社区晨报; 电子稿请寄: fuyanling@sqcbmedia.com